

乡村记忆

土坯炕

孙瑞

小雪过后，大雪纷飞，胶东半岛正式进入严冬。季风性气候，冬季寒冷而漫长，抵御严寒，火炕成为家家户户的“避风港”“保暖室”，是乡愁最初的模样。

划平即可。大约两三个小时，再把平躺着的、半干半湿的墼扶立起来，通风暴晒，晒干后即可用来盘炕。

用墼盘炕，具有散热慢的特点，一宿都不凉。

二

一个村里盘炕匠不过三四人，一般都是40岁以上，他们自幼干农家活，磨练出盘炕的好手艺。

盘炕最有技术含量的是盘烟道，那是核心。设计烟道时，整个炕要从里到外弯弯曲曲地盘烟道，既要保持畅通，还要做到不倒烟。

选一个下雨天，生产队不出工的日子，把盘炕匠请到家，一家人忙前忙后地服务。乡人淳朴友善，帮忙干活不收任何工钱，连饭也不吃，大约半天时间就盘好了。

炕上用的席子是芦苇编织的和用高粱秆做的两种。每逢过年，家庭条件好的，就到集市上揭一领席子，红白相间的席子铺在炕上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，为喜庆的年味增添了不少节日气氛。新炕席闪烁绿莹莹的光泽，一股微甜的青庄稼味盈鼻。除夕之夜，一家人坐在热炕头上守岁迎新、吃饺子，好不惬意。

寒冬腊月，屋外刮着寒风，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洒。特别是晚上，在昏暗柔和的煤油灯下，坐在炕上，看着母亲做针线活儿，听着她讲故事，气氛好温馨。越到春节，炕烧得越暖和，因为春节用火多，炸面鱼、蒸馒头、熬猪头冻，火炕岂能不热。

所以，火炕要热，要保持通畅，首先要在盘上下功夫。火炕是由炕面、炕洞、烟道及锅炕构成的。盘炕也是有技术和学问的。盘不好，灶炕不是冒烟就是不起火苗，到了冬天，炕也不热。墼，是盘炕的主要原料。脱坯不能用黑土，也不能用沙土，要用黏性黄土，脱出的坯既结实又抗烧。

把选好的黏性黄土用筛子筛过，再把麦秸草铲断，掺和在泥土里，用水搅拌，搅匀后，开始脱墼。

麦秸草的作用类似盖楼用的钢筋。

脱墼，一般由两个人完成，相互可以默契配合。一个用铁锨运泥浆，一个蹲着脱墼。蹲着的先要把长方形的木框平放在地上，把和好的泥倒进去之后，用手一抹，将多余的泥巴取出来，用一根铁条顺着木框四周

生产队分的花生，家家户户要围在簸箕旁剥花生。大个的花生米，挑出来留给城市的亲戚，小的米子，送到油坊里换油。

到了腊月，家家户户忙过年的衣服，棉袄、棉裤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的，什么剪鞋样、打补丁、纳鞋底、缝被褥统统要在炕上进行。

进了三九，外面非常冷，天空飘着雪花，炕头热浪滚滚。早晨，孩子们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，看着玻璃上冻出漂亮的窗花，有的像山水画，有的像动物。刚上两天学、仗着学会点知识的孩子，用指甲不停地在窗花写上“大”“小”“人”；有的淘气的男孩子写“儿”“孙”“爷”。

院里已是银装素裹，小麻雀叫个不停，扑打着羽毛在树上撒欢。吃罢早饭，孩子们从炕上跳下来，背上书包，带着美好的心情走在上学的路上……

四

热炕头还可用于生黄豆芽、丝酱豆。

丝酱豆说白了就是把黄豆煮熟后，盛在一个盆里，上面盖一个盖子，蒙在被子里。大约一周时间，豆子开始拉丝，直到发出一股酱臭味，才算结束。

母亲把丝好的酱豆与白菜根、芥菜疙瘩丝配伍，非常对味。晚饭，一家人坐在一起，在炕上放一个圈盘，地瓜、饼子摆得满满当当的，就着氤氲扑鼻的酱豆，个个撑得肚儿圆。

老婆孩子热炕头。火炕是农民的加油站，火炕的暖沁入骨髓。收工后，只要回家坐在暖暖的炕上，和妻子孩子围在一起，吃着晚饭，一天的疲劳就一扫而光。

火炕是农民的休闲室。正月里，人们坐在炕上，磕着炒好的花生、瓜子，品着香茶，一起打牌聊天，惬意极了。

如今，火炕已被地暖、空调、电褥子、土暖气所替代，尽管隆冬时节，室内温度也很暖和。但是，不知咋的，当年农村的热炕头给我的记忆仍挥之不去。

往事如昨

忠犬大黄

张凤英

当年，我的母亲违背了舅舅的意愿，执拗地嫁到我们张家。出嫁以后，母亲就跟随父亲远离故乡，奔赴内蒙古参加铁路建设。一直到我两岁多的时候，在爷爷奶奶的多次唠叨下，母亲才回老家探望舅舅。

舅舅是母亲的长兄，在我们故乡有“长兄如父”的说法。母亲七岁时，姥爷姥姥相继去世，舅舅开始照顾母亲的一切，并且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资助母亲读了三个冬天的书。母亲学会了看书、写信、识路牌，出远门时能够自己走回家。

那年，母亲带着我回娘家探亲，有点“负荆请罪”的意思。我们走近舅舅家的大门，一条大黄狗从院子里跑出来，挡住我们的去路，汪汪地叫个不停。我被这阵势吓哭了。母亲抱起我，放开嗓子对大黄狗喊道：“大黄，怎么连我也不认识了，睁开你的狗眼看，是我回来了。”

大黄狗停止了吠叫，耷拉着脑袋走过来，嗅着我们，对着我叫了一声。母亲说：“这是秀娃妹妹，彦林的宝贝女儿，你不许欺负她，更不能咬，明白了？”大黄狗扭头走了，回去对着屋里的舅舅叫起来……

舅舅走出门来，母亲柔声叫道：“大哥……”舅舅不说话，用双手接过母亲怀中的我，母亲引导我说：“秀娃，这就是舅舅，娘告诉你见了舅舅说什么？”我用奶声奶气的童音说：“舅舅，原谅妈妈吧，妈妈已经知错了。”一句话说得舅舅眼泪婆娑，母亲则抱住舅舅的胳膊哭了起来。舅舅用一只胳膊搂住母亲说：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你嫁得远有什么好处？想回家都不容易。”我则用小手抚摸着舅舅的胡子说：“舅舅该理发了。”母亲和舅舅破涕为笑，回到屋里，放下行李，一起做饭。

大黄狗蹲在院门口，对着外面大叫起来。不一会儿，村里的街坊邻居都来到舅舅家，都说母亲这一走好几年，可把舅舅想坏了。

早年，舅舅为生产队放羊，那时山里狼多，为了防止狼祸害羊，舅舅每天上山都带着大黄狗。舅舅走到哪里，大黄狗就跟着到哪里，晚上就卧在羊圈边上，随时保护羊群。有一年冬天，天降暴雪，半夜里听见大黄狗狂叫不止，舅舅一骨碌爬起身，摸起猎枪，朝着羊圈的方向放了一枪，等舅舅赶到羊圈，狼都被吓跑了。雪地上有一大片血迹，大黄狗一动不动

地守在羊圈边上，见到舅舅来了，一声不吭，咕咚一下子倒下了。舅舅掌灯一看，大黄狗浑身是血。心疼得舅舅嚎啕大哭，心都要碎了！

后来，在兽医的治疗下，大黄狗慢慢得以康复。从那以后，舅舅就不去放羊了，在生产队种蔬菜，说着舅舅拿出自己种的大南瓜给我们看。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南瓜，非要抱抱，结果被大南瓜压倒了。舅舅和母亲笑了眼泪。

转眼间，我们在舅舅家住了半个月，舅舅送我们回奶奶家。那天早上，大黄狗被生产队借去陪工作队上山，舅舅送我们回奶奶家。当我们跋山涉水走到奶奶家门口时，忽然听见犬吠，回头一看，大黄狗顺着我们的来路赶了上来。它从来没有来过奶奶家，是怎么找到的呢？

这是个谜，只有大黄狗自己心里明白。

当我第二次回舅舅家的时候，大黄狗已经不在了，提起大黄狗的去向，舅舅直抹眼泪。

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舅舅在生产队的种子仓库里守夜，大黄狗跟着舅舅。前半夜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，舅舅想：“这么大的风雪，小偷也该怕冷吧。”于是，他就靠着墙根睡着了。半睡半醒中，舅舅听见隔壁仓库有动静，立即赶过去，用手电筒一照，只见有人在往马车上装粮食种子！这时候，大黄狗已经冲过去和小偷斗在一起，大黄狗一边狂吠，一边撕咬，舅舅拿起喇叭对着村里大喊：“抓贼啊，有贼偷种子啦。”小偷为了摆脱大黄狗的撕咬，向大黄狗开了一枪，大黄狗叫了几声，倒在地上没了动静。

村里人拿着红缨枪，从四面八方冲过来，小偷一看大事不好，甩了马车，骑上马逃之夭夭。

大黄狗走了！种子保住了！村里人给大黄狗修了墓地，厚葬了大黄狗，并立了一块墓碑，上面刻着：“忠诚卫士大黄”。

长大以后，我大学毕业第一个月开了工资，给舅舅寄去20元钱。舅舅来信说：“我是抗战老兵，政府有待遇，你不用给我寄钱，有空回来看看吧，我想你了。”当我请探亲假回家的时候，看见舅舅苍老了许多，他又养了一条小黄狗，给小黄狗起名“大黄”。

大黄的故事还在村里流传着，经过多次演绎越发具有传奇色彩……